

# 新时代文学如何坚守“人民性”

## 文坛观察

□郝江波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统筹“十四五”建设规划与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为我国擘画出建构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宏伟蓝图,也对党的文艺工作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肩负伟大使命的新时代文学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守住“人民性”的创作生命线,坚守人民立场,深入人民生活,书写人民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文学创作的“人民立场”是广大作家“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根本体现,深刻指出写作者基于世界

层面面对人民力量和人民精神的信仰和坚守,映射出时代与时代关于文学价值的道德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是为了人民”,对文艺的“人民立场”做出简明而深刻的阐释。回眸中国文坛,“人民立场”一直是现代以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薪火相传的典型特征。仅就河北文学而言,从梁斌《红旗谱》、孙犁《荷花淀》,到贾大山《花市》、铁凝《哦,香雪》,再到河北文坛“三驾马车”掀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些优秀作品的题材、主题和社会反响各不相同,但为人民创作、以人民与时代关系为创作中心的人民立场,是他们共通的艺术生命力的源泉。

深入生活,心系人民,抒写时代。优秀的作家能够自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安身立命,善于从时代生活和人民群众中寻求艺术

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力,用生命抒写伟大时代。”这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一大批优秀作家深入脱贫攻坚一线,与人民群众和广大基层建设者一起工作生活,采撷建功新时代征程中最鲜活、最丰富、最真挚的人物形象与感人故事,用真实细腻的笔触和敏锐深刻的感悟共同书写广大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而拼搏奋进的时代画卷。《经山海》《战国红》《海边春秋》《太行沃土》《金银滩》《风中的旗帜》等一大批记录时代、书写人民伟力的优秀作品诞生。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之一的关仁山,深入阜平乡村采访,收集素材50余万字,推出长篇报告文学《太行沃土》,生动讲述了阜平县脱贫攻坚进程中的感人故事,并通过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深度揭示,思考脱贫攻坚任务

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家李道深深入湖南十八洞村采访,在病榻上完成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用生命最后的力量托举起作家的使命和责任。这些作家不计个人安危,甚至是用生命吟唱出了这些人民诗篇。

文学创作坚守“人民性”的生命线,最关键还要写出中国人民的生命力和精气神,充分展现、弘扬人民精神的伟大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在文艺创作中,人民不仅是被表现、被服务的对象,更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是文化精神的源头,书写人民精神乃是文艺作品的筋骨所在。鲁迅有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优秀的作家善于发掘、展现那些源自我们身边的伟大与感动,能够用文艺之笔点亮人民精神的光辉,并通过这光辉进一步去照耀、引导读者的精神世界,凝聚起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强劲合力。八十多年前,鲁迅便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用“中国的脊梁”来描述肩负人民精神的英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千千万万人无私无畏的接续奋斗铸就了新中国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汇聚成华夏大地可歌可泣的新时代“人民精神”。躬逢盛世,理当共襄盛举,用激情满怀的笔触去记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画卷,用真心、真情、真诚去书写人民精神与英雄情怀,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文脉传承的选择,也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最荣耀、最厚重的责任与使命。

□彭嘉凝

时隔八年,余华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书中基本情节并不复杂,甚至相比其之前的几部长篇还略显简单。全书讲述了男主人公林祥福带着女儿南下寻找妻子小美,根据留下的线索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文城”,后落脚于溪镇,并在此生活,最终在匪患时期,因为抗击土匪而被杀害。在《文城·补》中,余华详细叙述了小美的身世,解答了读者的一系列疑问。这是一部没有留下情感争执,甚至是没有留下叙述空白的干干净净的写作品,小说温柔而严谨,小意温柔而怜悯,美好温情中夹带辛酸,时代叙述中布满力量。

书中,最引起关注的除了故事本身之外,就是余华的叙述语言。在经历先锋时期惊悚骇俗的语言艺术之后,虽然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平稳落地,但是余华的先锋性依然隐约出现在笔端:《活着》中让徐福贵接受所有亲人丧生之痛,从富家少爷变成贫困农民,只有老黄牛相伴度日;《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生通过12次卖血经历支撑生存难关,最后老去无处卖血……余华在自我转型之后说自己的愤怒在逐渐消失,他认为应该向读者展现温情,作品相对于以往已有大转变,但是关于生存、苦难、死亡描述依然向我们展示着其强烈的情绪,或是痛苦,或是叹息。此次在《文城》中,虽然最后林祥福和小美相继死去,最后留下的却是一种诗意的温情,作者在现实描写中向我们展示了久违的理想主义。

在林祥福的爱恋中,余华的理想主义得到了充分展现。作品中心的“结”是围绕一个不存在的城市“文城”的寻找,从北方到南方,面对消失的小美,林祥福开始了一路的寻觅。小美本是跟随丈夫阿强从家乡逃到北方的,但是隐去一切过往和林祥福生活。林祥福是余华设定的一个随遇而安、家境殷实的少爷形象,这个少爷是在没落的宗法家庭中,在接受男耕女织熏陶中,在书香古籍、木工手艺中成长起来的男人,并且他的道德无可指摘:为死去的佃农亲手做棺材,每天亲自去田里查看庄稼长势,在母亲的织布机声中阅读古书,继承了父亲精湛绝伦的木工手艺。如果不是遇到突然造访投宿的小美,他的生命会像流水一样安然度过,“日子会在晓风残月里周而复始”。

这样的男性本身是余华描绘的封建婚姻的理想对象。在清代的乡土中国,林祥福朴实善良地接纳了小美,两个人因有“有情”而生活,因为“有情”,在小美离去又离去的时候,林祥福选择了原谅,并且承诺若她再次离开,会去南方找她,找到为止。小美是一个良善柔弱的江南女子,她的离去,是为了兑现丈夫阿强的“情”,而她的归来,是为了兑现林祥福的“情”,这个女子没有衡量自己爱谁或者更爱谁,她的选择是女性觉得应当如此。余华让故事人回到了一种远古的良善,这种颇为自然的善良在他的叙述下,消失了从前的悲情、苦难,反而拥有了一种纯粹而现实的美好。

在另一个空间,溪镇,也就是“文城”,余华则构建了一个合乎道德、侠义忠诚的理想小镇。“文城”的意义并不只是关于“爱情复寻”的虚假线索,为我们展示“对于梦和美好的恋恋不舍”,它也在被替换为溪镇之后,成为余华构建的理想生存家园,就像是乡土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一样。作者通过关于爱情的良善,让读者穿越黄河长江,向读者展示拥有远古良善的乡土中国是怎样在时代裹挟下被撕扯,它的人民又是怎样抗争和牺牲,最后乡村又是怎样走近现代的。

在这个小镇上,余华还叙述了几组正面人物:以外来者形象扎根于此的陈永良夫妇以及林祥福,当地商会领袖顾益民以及阿强和小美。他们是小镇上的主要居民,有着乡村人民的朴实善良、勤劳实干,并且都展现出平凡、自然而舒展的人性。与之相对的是入侵者是土匪以及溃败的军队,尤其对土匪的着墨,作者花费心力颇多,由一次绑架把中心人物全部纳入抗匪的中心,进而训练民兵团抗击匪祸,再到顾益民被抓,林祥福被杀,民兵团散去,村镇被血洗,小镇人民复仇,土匪头子横死街头……余华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大时代下,北洋军阀混战中南方农村面临匪祸的真实场景。如果说小说前部分在讲“恋情”,进入溪镇之后在讲“乡土”,那么这部分余华的眼光更加放大,在讲“时代”。尽管有着如此大的背景,余华的书写还是遵循着对于理想的描绘,笔下的人物充满侠肝义胆和豪情,甚至是一种恩义道德。于是,在这个杏花春雨的江南水乡,竟也出现了类似“侠义”的情怀和精神,那么“文城”所赋予的符号意义,就不单是对于失去的人、对于远方的寻找,还有对于远古道义的再现。

在审美上余华逐渐摆脱了“先锋时期”的冗余,节制了自己的奇幻想象力,延伸了自己的灵感触角,让种种形容变得精巧细腻,准确而又含蓄。这些婉约的比喻、静好的画面,是岁月流淌后留下的不可湮灭的镜花水月,是温柔的和解,是一个美好纯真的心灵写出的妙然诗笔。也许,年老后的余华,其小说会越来越接近于“京派”,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现代性之后回归现实主义,从而真正回归古典传统文学宽厚的怀抱。

## 理想主义下的一次温情叙述

### ——评余华长篇小说《文城》

## 散文的品相——读刘江滨散文集《当梨子挂满山崖》

□刘世芬 尹志秀

“品相”二字,经常出现在刘江滨的口头或书面,无论为人文为文,被他看得极重。他的散文集《当梨子挂满山崖》(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高情雅致,自有品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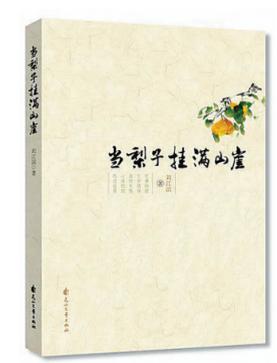
初闻刘江滨,亦缘自一片散文园地——“青园”。那时刘江滨任《燕赵都市报》副刊编辑,文学的“青园”对省会乃至全省的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刘江滨这个名字也和“青园”一起,成为读者和作者心中一个难以磨灭的文学符号。

真正见到刘江滨还是近三年四年前的事,同时也见证了他新一轮的散文井喷。限于阅读视野,刘江滨是我们随时准备查生字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特别是读他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窗书影》,令工科出身的人们经常产生掉入古籍的幻觉;我们称之为“半旧文人”,他则自诩“古板迂

执的老派书生”一枚。他在文章里行云流水陶醉其中,我们边读边感慨二十多年前的刘江滨就已经这么厉害了。

当然,刘江滨近年的散文写作,已不能称之“老派”了——经年沉潜,一旦发硌,走蛇惊蛇,其势滔滔。散文,让读者见识了真正的刘江滨,一个外表谈不上精致的北方汉子,倒把文字当作绣花一样精心侍弄。读他由《桃之夭夭》作“引信”喷薄而出的系列文章,那根“绣花针”时而穿刺洪荒之远,如《谁在仰望星空》《让我“消失一会儿”,转而又“深耕”芥豆之微,如《树的事》《草的事》《草的事》《书的事》《头发的事》等系列,天宇远古皆不拒,牛渡马勃亦无价,时代俯仰,开阖间日,这样的火山喷发形成一种震荡。他自言以前“太荒唐”,一经聚神发力,生活着,阅读着,下笔就“神”起来,织就属于自己的秋月华星。

《谁在仰望星空》《兄弟》《折一支柳,送君远行》等捧出一颗男



人的“赤子之心”。时而一副娇憨之态,连乒乓球夺冠也让他手舞足蹈地“癫狂”;有时这个喝酒脸红的大男人又显得格外悲天悯人,写花草树木,写弱者的哀鸣,写先哲的早逝;有时也深深怀旧,“我们身上流着他们的血,长着酷似他们的面容,甚至脾气个性、生活习惯都那样顽固地相似。他们的基因沉淀在我们的身体里,就

像庄稼一旦一茬收割,却留下种子,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亲情绵绵无绝期》)

刘江滨的散文品相,还表现为几个“被”——

被转载。这是刘江滨散文的第一特色。转载的媒体从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中国作家网到《文摘报》《报刊文摘》等不胜枚举。

被试题。刘江滨的文章被转载一圈儿之后,各式各样的学生阅读试题、阅读答案就“盯”上了;各类“文库”“阅读练习”……一篇文章,能引起如此关注,这关乎功力、底蕴。

被年选。每到年底,翻看各类散文随笔年选,绝少不了刘江滨这个名字。《人民日报2018年散文精选》《2018中国年度精短散文》《2018中国年度精短散文》《2019中国散文精选》《2019中国散文精选》分别收录了他的《毛笔西施》《家住石家庄》《尴尬的“提名奖”》《人商》《乡野的花

朵》……这其中《桃之夭夭》简直成了年选的宠儿,转载、评述数不胜数。

被范文。平时写作圈的朋友们经常把刘江滨的文章当范文挂在嘴边,然而,一些陌生的微信公众号、博客等新媒体,不打“招呼”就把刘江滨的文章收入囊中,有的微信公众号对刘江滨的文字极有眼缘,每有发表,几乎全转。素不相识,仅凭了文字的魔力,在那些公众号主人眼里,文章就有了范文的分量。

近年来有声媒体如“喜马拉雅”“荔枝”等异军突起,也关注到了刘江滨的文章,他的名篇《不要把别人的泪当盐》《刹那》《树的事》等也纷纷进入有声媒体的序列。

独特的散文品相,缘于独特的文学品质——大丈夫的生命格调。在写作这条路上,看过太多的路长人困,蹇驴已矣,而刘江滨宝刀不老,风正劲,固守内心,精耕细作,缓步徐行,沉静不哗……

□秦延安

许多人以为手工艺是为了谋生,但就其底里,却是民间的真情精神,这也是工匠为什么一直是我们民族敬重和推崇的原因所在。作家葛亮在其最新小说《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中,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温暖清新的笔触,通过讲述手艺人小故事,让我们在“良工”与“故物”的相互成全中,重新审视文化传统和工匠精神的一体两面。

工匠精神,是近年持续热议的话题,并逐步由专业领域进入日常生活,甚至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诠释文化传统的一个切口,《瓦猫》便是对这一话题非常及时的回应。书中,作者试图用遗散在民间的古老手工艺,来重拾和唤

醒被时间湮灭的匠魂,并为时代弃异的工匠立传。

《瓦猫》共包含“书匠”“飞发”“瓦猫”三篇小说,涉及古籍修复师、理发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种。地域由南京、香港到昆明,时间则从当代溯至西南联大时期,呈现出广阔的空间和多元的气象。在书中,作者于传奇中描摹世相,在人物塑造中探究匠心背后的文化密码,其寻找的仍是人的尊严、执着与信仰。

俗话说,艺不压身,但在作者看来,技艺不仅是谋生之道,更是工匠生命体验的集成。书中虽然描写的都是匠人匠心,却各有侧重:“书匠”讲述的是中西古籍修复之异同,讲究的是“不遇良工,宁存故物”;“飞发”讲述的是传承变与不变之争,持守与创新;“瓦猫”更涉

及工匠的根本——吾物性,以手摹心。古老器物的精湛制作,依靠现代科学不一定能完成,如现代技术难以修复的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封面,却被老董在不断试错中修复,这种通过老法子解决新问题的不断探索和大巧若拙的手段及方式,正是对匠心的极好诠释。而拥有这种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不仅人要聪明,还要在学徒时能吃得苦中苦,在守艺中有心恒力和耐心。正是因为他们将技术融入生命,荣辱共担,休戚与共,才造就了众多的大国工匠。

虽然书中涉及的手艺人形象颇多,并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对自己的手工艺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在技艺上丝毫不马虎,半分粗疏都是亵渎。“书匠”里,年轻时的

老董因坚持重修两本《杜诗镜铨》和夏主任起了冲突,即使暮年再入金大图书馆,但修书的原则依旧没有半点改变。“飞发”里,从上海到香港谋生的庄师傅,依旧保持着老上海理发师的特色,虽然价格不高,但在理发的流程与品质上半点折扣都不打。“瓦猫”在传承者荣家人眼里,不是买卖的东西,而是对方来请的神兽,看起来,他们或许有点轴,但正因为这种刁钻,他们的技艺才达极致。

许多人写工匠是为匠而著,而葛亮明着写匠实则写技,但骨子里观照的却是行当和手艺背后的那些人,让人读之动容。“书匠”中,一生未婚的老董放弃图书馆的坐班工作,风雨无阻地摆摊修鞋十二年,只是为了等待养女生母来找孩子;“飞发”中,翟玉成与

妻子郑好彩深厚的夫妻情,翟健然对父亲的劈头棍棒依旧逆上火热的父子情,让人唏嘘不已;“瓦猫”里荣瑞红在宁怀远投身从戎后,身有残疾而不离不弃,荣宁生为了妻子葛蔓生更好发展毅然与其离婚。在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芒熠熠生辉,人间的情义万古长存。正是因为他们将这种人性的光芒和情感融入进了技艺之中,才有了手艺与生命的共振。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虽然现代科技已经让许多传统技艺和工匠走向了历史拐点,但一些工匠仍如庇佑世人的瓦猫神兽一样坚守着。他们守望的不仅是技艺,还有工匠守正、踏实、严谨、专注、钻研、韧劲的匠心,而这种精神气质是永远都不会被淘汰的。

在这背后,原动力是什么?是每一颗心!每一个抗疫的身影其实就是每一颗心,每一次向前一步其实就是每一颗心,每一个困难的克服离不开每一颗心。“每一颗心都是初心,每一颗心都向着春天。”《每一颗心》是一年前创作的《向前一步》和《我知道》的再积淀,是疫情带来的再思考,是每一个感动瞬间的灵感迸发。三首歌曲,可谓层层递进,步步升华。

在这次抗疫主题音乐创作中,古柳、井庆勋在选题角度、表现形式、音乐风格上都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面对今后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形势,抗疫主题音乐创作如何打造出艺术个性突出、地域特色鲜明、传唱经久不衰的精品,值得每一位音乐工作者认真思考。

## 平凡抗疫者的真情颂歌——古柳、井庆勋抗疫歌曲简评

□尹义坤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音乐以一种贴近民众的方式,讴歌英雄,提振士气,鼓舞人心,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词作家古柳和作曲家井庆勋精心创作的抗疫歌曲《向前一步》《我知道》《每一颗心》,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并收获了热烈反响。

在这场同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向前一步》致敬抗击疫情白衣天使——“洁白的背影是这中流的砥柱,向前一步,向前一步,踏出天职和幸福,踏出生命的通途。”“向前一步”就是挺身而出,就是不负初心和韶华,不负生

命的托付,面对没有路的路,舍生忘死,义无反顾。歌曲以豪迈的激情抚慰了疫情创伤,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力量。

《礼记·乐记》云“唯乐不可以为伪”“歌,咏其声也”,即是说音乐来不得半点虚假,要表达的心声。抗疫主题音乐创作在特殊的情境下更是要力戒虚情假意,要表达真情实感,不能喊口号、说假话、戴高帽。脱离实际的“豪情”,矫揉造作的“柔情”,空洞廉价的“悲情”,都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在灾难面前,音乐工作者要准确把握歌曲创作的情感书写,走进抗疫一线人员的内心世界,用艺术的方式有节制地表达、抒情而不煽情,哀而不伤,以自我独有的生命体验,接通我与他、国与家、生与死的情感通途,创作出雅俗共赏、共情

共鸣的作品。“那些平常的日子,有你平常的脚步,轻轻的,轻轻的,一个个会心微笑串起了祝福。每一次挥手都峰回路转,每一次转身又全力以赴。”《向前一步》的情感抒发是含蓄的,节制的,举重若轻的,但表现的主题却宏大而沉重。“在渴盼光明的夜晚,我们都是灯盏。在隔空相拥的怀抱,我们彼此温暖。”“在超越死神的路,上,我们心手相牵。在家国选择的时刻,我们许下诺言。”朴实的话语表达了最炽烈的情感,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肩并肩,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

毋庸讳言,特定环境下的主题音乐创作,容易出现急就章、口号化、社会功能大于审美功能的弊端。古柳凭借多年积累的创作经验巧妙地避开了这些主题艺术

创作的通病,不拔高、不溢美、不滥情,注重发掘自我真正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精心概括和悉心提炼自己的审美感悟,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向前一步”,一个动作性的描述,画龙点睛,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医务工作者在危难时刻勇敢的大无畏气概;“平常的脚步”“会心微笑”“洁白的背影”“提灯夜行”“在路口,在街头,在社区,在医院”……这些场景和画面,如工笔细雕,毫发毕现,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可视可触,可亲可近,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富有感染力。

《每一颗心》是古柳和井庆勋今年1月创作的新歌。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形势严峻。当我们感动于舍生忘死勇于逆行的壮举时,感动于大家小家间做出选择时,感动于超越时空奉